

“消失在大同的那些曾经”之：

邮电大楼(一)

□ 任翔宇



泰戈尔在散文诗《萤火虫》里有一句经典的诗句，也是被三毛引喻为自身的写照，“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而我已经飞过。”这话里有哲理，也有智慧，如果再放低一点看，还有些许最后的倔强在里面。从古到今，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事物千千万万，从第一视角看，都不过是自己已经飞过的倔强，史册和口口相传的故事里，可能都没有一丝痕迹。

消失，无疑是最残忍的处理方式。仿佛不曾出现过一样，而其实，所有的波澜起伏，都真实存在过。

居民的日常，生活用品，穿着打扮，家里的陈列摆设，总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而对于一座城而言，能留下的印记，总是越来越少，消失的总是越来越多，即便是地标般的建筑，即便是百万人心中的市中心，哪怕仅仅离开视线几年的工夫，也一样湮没在浮世喧嚣里，再无半点涟漪。

就如，邮电大楼。

邮电大楼。作为大同的市中心的标志参照物，存在的时间其实只有30多年，但是邮电大楼所在的那块地，作为大同的市中心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。自打辽金元

时期，崇佛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人朝拜华严寺带来此地的兴盛，明清至今，西门外就因商贸和打尖换乘的交通而繁华熙攘。建国后，邮电大楼所在的那块地是广场，官名是红旗广场，老百姓大白话就叫西门外广场。1981年，大同的城市建设第一次向着现代化方向探索，沿着四牌楼一路向西纯粹的商业楼拔地而起，代替了原来的民居商铺。一批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名字和行业进驻开业，比如妇女儿童商场，以前哪有专门分类别的商店啊；比如电影公司，以前只是个小小的发行放映站啊，软垫儿的靠背座椅和立体声音响，以前大同的电影院哪有这些啊；比如少年宫，一边儿两层还带个弧形的壳，一边五层高楼，直到弧形的壳上装了一个大火炬，人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和少先队员有关系，直到1982年第一批孩子走进这里开始专业学习音乐、舞蹈、计算机、摄影、书法，人们才知道少年宫是干嘛的。和这些相比，邮电大楼是最神秘也是最叫人心旌神摇的。

1981年12月，大同市邮电局在西门外红旗广场南侧，建设大同邮电综合楼兼通讯枢纽中心，安装二千门纵横制自动交换

机。1983年8月建成，邮电大楼楼顶上四面挂钟表盘，起初是东方红乐曲对应钟点数报时，后来就是逢整点钟响。虽然现在看大楼整体仍带着浓浓的前苏联风格，但在那个时代，这座楼仍是代表大同最开拓进取的门面和形象。

邮电大楼里面，是当时代表着最现代化通讯科技和最全类别的业务。一楼大厅向西的一排柜台，是收发电报的，向南一排，是申请安装电话的，向东一排，是信件投寄和邮票售卖的，中间还有一排，是五六间小木房子，打长途电话的。这个构造形式，可能是统一规划，后来我去北京西单的电报大楼，复兴门的长途电话大楼，珠海的邮电大楼，都差不多一个模样。在那个睡狮猛醒的改革开放初年，通讯业务，不仅是老百姓沟通往来的情感纽带，更是“电话一响，黄金万两”的商机生意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传呼机、大哥大也是从这里走进千家万户。在邮电没有分家、电信没有分家、联通、网通、移动、铁通还没有出现的日子，邮电大楼里的繁忙，不分三教九流，不分寒暑冬夏。

我的第一本集邮本儿是在这儿办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集邮，经历了懵懂从信封上剪好看的画纸，到攒钱买了集邮册，省下早饭钱买自己喜欢的邮票，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终于有了集邮本儿，可以全年一套不缺地完整收藏纪特票。从家里街坊的废信封到火神庙街邮电所、大十字街邮电所的邮友交换、单张购买、邮票地摊儿上捡漏儿或者打眼，直到邮电大楼才完整画圆。“纪念世界语诞生100周年”的冷僻知识点，盖销“猴票”意外得来的狂喜，“青铜器”至今仍缺一枚两角的悻悻，在一大票人群中挤进柜台抢购“四大名楼”，从口袋里掏钱，掏出小偷一把镊子的惊诧，是我的邮电大楼记忆，也是那一代人的。俱往矣，集邮的式微，和邮电大楼的消失，与其说是行业或者城市的兴衰与叹惋，还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与推倒重来。



大窑山的地皮菜

大窑山村地处我市西郊的雷公山背高地，全村土地海拔平均都在1000米以上。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很适宜耐旱喜凉爽的莜麦和旱地大葱生长。“大窑山的莜面筋道香，葱杆白瓷美名扬”，这在云冈峪矿工家属，乃至新荣区和云冈区居民中无人不晓。其实，在大窑山的草地、田埂上、树林下还有一种山珍更是令人垂涎欲滴，那就是地皮菜。

说起地皮菜来，出身乡下的我更是熟悉不过了，不过村人都叫“地圈圈”而不叫地皮菜，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叫的。记得儿时常常在一场小雨过后，第二天我便与同伴们钻进小树林内去捡拾地皮菜。捡拾回来后，母亲仔细地洗去碎草棍儿，再用井水反复清洗多次，然后和熟山药丝以及剁碎的粉条拌在一起当馅儿，给我们蒸玉米面包子改善伙食打牙祭。在那食物缺少花样的年代里，能登上玉米面地皮菜包子，已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。这大自然馈赠的美味鲜香，无疑对我们那代孩子们缺油少盐的胃口是种犒赏和补偿。

退休后，与老友们结伴儿爬山、骑行、四处溜腿。因所住地与大窑山村近在咫尺，这几年成了每年必去几次的打卡之地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大窑山村西北的田埂上发现了一片片硕大的地皮菜，我欣喜若狂，立马招呼同伴们捡拾起来。睹物思情，曾经地皮菜的美味和着乡愁涌上心头。

人们捡拾地皮菜一般均在仲春初夏

的雨后，但大窑山地里的地皮菜不下雨也能捡，因为块头大且厚，干捡不宜破裂，且所粘附的泥土及草屑杂物也少。若是下完雨去捡，最好是在雨后的第二天，此时你可在草丛中发现一簇簇、一片片大拇指头般大小的地皮菜，滑溜溜得煞是招人喜爱。它们黑中透绿，散发出微微的独特幽香，软软地铺在草丛内，极像泡过水的木耳，富有光泽且有弹性。说其是山珍一点儿不为过，因为直到科学发达的今天，都无法进行人工种植，它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

这几年每年数次爬上大窑山，不管是去村后五旗林场采蘑菇，还是在村南荒坡上摘斋斋苗儿花，或是在村西农田内挖苦菜，每次总要抽点时间捡拾一些地皮菜，以饱口腹之欲，数年来坚持不懈。那里的地皮菜不但个头大，而且数量之多惊人，像是永远也捡不完。

每逢造访大窑山后回到家里，裤腿上总是挂满了杂草尘土，鞋上粘着有倒钩的鬼针草种子和刺蒺藜或是泥巴，脸被晒得黝黑，但很有成就感。

捡回来的地皮菜，妻子调成馅以白面做成包子，与儿时母亲做的玉米面包子有天壤之别。妻子将洗干净的地皮菜配上切碎的炒鸡蛋和油炸豆腐以及碎粉条，再配上大葱、花椒、大料、姜丝、香油、精盐等调料。出笼后的地皮菜包子，又薄又滑，透着清秀水灵的“神韵”。将包子掰开，香气弥漫，地皮菜的香味儿难掩。在丰富的馅料中，它是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的那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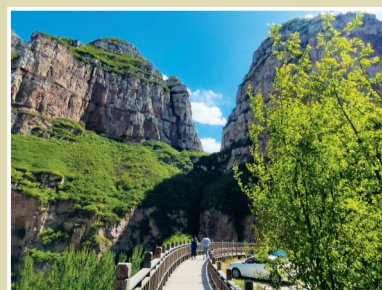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有时会在某个瞬间脑中再现儿时的场面。在太平盛世的今天，我们的生活比蜜甜。但古人有训“饱饭蜜不甜”。这不，吃着妻子蒸的香喷喷的地皮菜包子，还是忍不住回忆起物质匮乏年月、母亲那朴素的玉米面地皮菜馅儿包子。

地皮菜食用历史悠久。据东晋道士、著名炼丹家、医学家葛洪所著《抱朴子》记载：我国劳动人民早在27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，就开始食用地皮菜了，当时人称天仙米。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地皮菜“状如木耳，气味甘，无毒，明目益气。”到了清代有个叫王磐的人编纂了一本《野菜谱》的书，书中收录了滑浩的《地踏菜》诗：“地踏菜，生雨中，晴日照郊原空，庄前阿婆呼阿翁，相携儿女去匆匆。须臾采得青满筐，还家饱食忘岁凶，东家懒妇睡正浓。”我们大同人更是喜爱食用地皮菜，尤其是“地皮菜素包子”，更是过去和现代大同人用来招待贵客的美食。过去老大同人有俚语：“地皮菜包子，香死老子”“地皮菜包子就蛋汤，个个吃得肚儿胀”，可见大同人对地皮菜的感情之深。

现代研究证实，地皮菜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和磷、锌、钙等矿物质，有降脂明目，清热祛火，补虚益气，滋养肝肾的作用。据一位老中医讲，常食地皮菜对老年痴呆症还有疗效。

这么宝贝的东西，偏偏在闲暇出行的途中就可采得。都道好药难得，而像这般易得的好东西才真难得。任学良

随手拍大同



灵丘笔架山

健康 李平 摄